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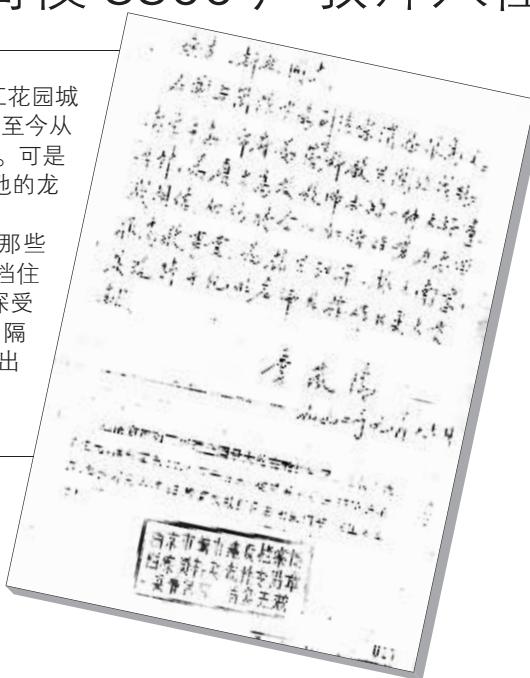
那年,南京诞生高教公寓群

全是百米高层住宅,16所高校3300户教师入住,时称全国第一

2000年5月21日,全国当时最大的高教高层住宅群——龙江花园城十幢高教公寓全面建成,交付南大、东大、南师大等16所高校使用。至今从草场门大桥上远远望去,南北两处百米高楼呈扇形排开,气势非凡。可是10年之前的南京,各大高校的精英们为什么甘于迁往一片荒芜泥地的龙江?又为什么会接受当时许多南京市民都不愿居住的高层建筑呢?

近日记者回访当年的设计者、建造者们,回望当年的那些事、那些人,谁曾想到10年后的龙江会成为主城区之外房价最高的高档住宅区呢?谁又曾想到,龙江这一成熟居住区的崛起之初乃至现在都深受“教育之城”的裨益?这个“全国最大的高教公寓”不仅记录了相隔10年、两个时代高教精英们生存状态的巨大反差,也见证了南京跨出城墙、开拓新城的第一步——龙江之崛起。

追寻历史上的第一 ⑥



那个教师为房所困的年代

文弱老师占高校厕所当住宅

高校教师,现在看来可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可二十多年前,南京很多高校教师却不愿留在大学,改行的改行,出国的出国,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住房。聊起那段历史,时任高教公寓筹建办主任的周鹏维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南京是高校集中的城市,由于大多学校地处城区,住房建设用地也趋于饱和,部分高校教师住房水平呈下降趋势。比方说,东南大学人均居住水平仅有5.06平方米,而南京大

学中青年教师中无房户居然多达530户。”

对当时的住房紧张,周鹏维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个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外文楼的厕所里,青年教师们把床抬了进去,带着被褥就直接住了下来。当时,楼里共有6个厕所,有四个都被教师们占了。学校觉得太不雅观,让老师们搬出去,不要占着厕所。可老师们万般无奈,“要是能找到地方把床放进去,谁还愿意住在臭烘烘

的厕所里呢。”后来,住在厕所里的好几位老师都通过考试到了国外。当时还有人调侃说,“看来,这几个厕所还培养了不少留学生。”

“说起来真的很心酸。”周鹏维说,那些年,教师流失得非常严重。根据统计,从1989年到1993年,高校共流失各类知识分子2153人,教学科研第一线教师占90%,而且这种流失还呈逐年上升趋势。调查后发现,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住房紧张。

进军河西龙江

建百米高层只是因为土地紧缺

高校教师的住房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江苏省计划先建四幢高层教师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高教公寓。

“当时的选址也斟酌讨论了很久。”周鹏维回忆,如果选江北交通不太方便,江宁又太远,城中不可能有地方,最终才选定了河西龙江。

“当时的河西还没有开发,一片荒芜。”三年多的时间里,周鹏维一直待在工地上。河西是长江冲积平原,土质还没有固化,水分又高,十分松软。工程队特别选用了48

米的方桩。方桩一放下,就立刻下沉十几米,工程队就慢慢打,一直将方桩打入几十米下的岩石中。1998年高教公寓如期完工。

更大规模的月光广场和阳光广场也很快开建。两个广场共有10幢高层公寓,建筑面积达27.4万平米,成了全国最大的高校教师住宅区。两个广场主要是为解决城西片的高校教师的住房问题,包括南大、东大、南师、河海、南中医、江苏教育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周鹏维提供了

一个数字:“3300户,高教公寓、阳光和月光广场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么多教师的住房问题,而且这些教师换房后,他们原先的房子就可留给其他教师使用。因此净增一套房,可以改善3~4名教师的住房条件。”

据当年该居住区的设计者、当时在南京民用设计院工作、现在也是一家设计院院长的王小奇告诉记者:之所以能解决这么多的教师住宅问题,是因为这批房子是当时龙江罕见的百米高层。

副总理的批示

一个不用大价钱也能造好房的样板

国庆前一天,记者赶到南京市城建档案馆翻到了已经边角泛黄的建设资料,审批材料中赫然发现了这样的一段手写文字:“焕发、斯林同志:在国办简报中看到这条消息(南京兴建全国最大的高教住宅区)——记者注)很高兴。南京市委、市政府为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为广大高校教师办的一件大好事。我相信,他们将会以加倍的努力来回报高教事业,为振兴江苏、振兴南

京、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作出更大贡献。”落款是:李岚清,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六日。

这就是龙江高教公寓建设过程中著名的“副总理批示”。周鹏维告诉记者:那时候老师们不仅工资待遇不高,多年来分房都比企业机关要差很多。那时候国家开高教公寓会议不仅要江苏省教委去,还必须要南京市主管城建而非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去,还要市计委、市财政等部门,少一个部门回来后房子都盖不起来。

当时高教公寓的开发商是南京城市建设总公司(现为

城开集团),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标,最后由来自全国各地的74家竞标企业精选出8家公司10支队伍。设计师王小奇回忆:“我们借鉴了上海流行的蝶形高层设计,做到了每户人家至少都有一个房间是有日照的”,而且全都带有保温层。当时成本控制成为设计建设方的第一大难题,限定的售价不得超过2500元/平方米,其中省里补贴500元/平方米,各学校制定购房办法,教师出资40%~60%,最终圆满建成。

一个起点

龙江崛起 南京跨出城墙

由于成本的制约,该小区原先规划的地下停车场没有建设,小区中心的广场景观也被简化建设。“广场铺的地砖太多,透水率不够,不利于住宅区自身的小环境生态循环。”这在设计师看来,简直就是当年留下的遗憾。

不过阳光和月光两大广场的建成,不仅为高教公寓的老师们提供了必要的活动场所,这片宽敞地也改善了龙江整体片区的居住环境及品质。别看楼很高,住的户数很多,可广场很大,两处都有5公顷左右,而建楼,一幢占地1000平方米,10幢也就1公顷,广场占地是楼房占地的10倍。现在的高档楼盘以“1/6的土地生长建筑,5/6生长植物”来夸耀自己的楼盘生态环境好,其实还比不上这10年前建的高教公寓。

龙江现在是南京著名的高房价地区,尤以区域内名校众多、学区好、房子不算太旧而成为有学童的家庭的“最爱”。而名校成就的重要条件就是生源素质高,几千户高教精英的集体涌入显然大大提升了这一地区的居住人群素质。而且当年的老师还不像现在,家家都没有几套房,入住率几乎是百分之百。随着老师们待遇的提高,这里也成为消费能力高的成熟区。

“当时草场门大街已经有了,不过其余支路都还是一片农田,处处水塘,自阳光、月光以西只有那4幢高教公寓,其余基本没房子,当时给我们定的目标是将此建成南京的西大门人口的标志性项目。当年谁也不会想到,10年后的草场门大街会是现在这般的繁华景象。”王小奇告诉记者,龙江可谓是南京走出600年老城墙,拓展新城的第一步,“论开发,或许高教公寓不是龙江第一批建的房子,但可以说它标志着龙江的成熟,支撑了龙江的崛起。”

快报记者 谢静娴 孙洁

《左腿被碾碎,瞒着他!》后续

国庆阅兵后 方队领导特批他探望她

快报9月28日《左腿被碾碎,瞒着他!》一文报道了驻无锡某部受阅士官储俊和未婚妻丁亚琴为了完成国庆阅兵任务舍小家为大家的故事。昨天,记者了解到,在驾驶着基准引导车分秒不差经过天安门接受胡锦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后,方队领导特批受阅士官储俊提前返回驻地,看望躺在病床上的未婚妻丁亚琴。回到家人身边,刚强的小伙子给最亲的人一次又一次拥抱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未婚妻终于看到了久盼的储俊

第一次拥抱 向母亲敬个礼

“妈妈,您辛苦了!”10月6日10时46分,来到未婚妻丁亚琴病房外,储俊第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母亲,顾不上多说一句话,储俊给了憔悴的母亲一个紧紧的拥抱。

240多个日夜不见,母亲的双鬓冒出了些许白发。自从储俊去年参加阅兵预备训练后,母亲就离开东台老家,搬到无锡和丁亚琴一起住,照顾这个懂事孝顺却不会照顾自己的准儿媳。

丁亚琴出车祸后,储母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安慰照顾丁亚琴。手术结束后,母亲陪着丁亚琴说话,和丁亚琴讲小时候储俊调皮捣蛋的事逗她开心,一直到丁亚琴枕着她的臂弯入睡。

在无锡的日子里,丁亚琴的日常起居都由储母照顾,而她也对准婆婆做的小米粥情有独钟。在医院里,只要准儿媳妇想吃,无论烈日当头还是深夜凌晨,无论到多远的地方才能买到小米,储母都会让丁亚琴吃到自己亲手熬的小米粥。

手术后的丁亚琴身体的很多营养需靠氨基酸、牛奶等补充,经常打点滴和喝补钙的牛奶,上厕所的次数就会比平常多,有时一天要20多次。每次储母知道丁亚琴要上厕所,都会抢在护工前面,自己亲手服侍。由于照顾丁亚琴需要白天黑夜连轴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储母的眼袋日渐变肿变黑。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情深处。储俊松开抱紧母亲的双手,任由泪水在脸庞滑落,挺胸,立正,给母亲敬了一个阅兵式上的标准军礼。

第二次拥抱 向准丈母娘道个谢

走进病房,看到本来身体就消瘦,因照料女儿而越发瘦弱的准丈母娘,储俊赶紧送上一个有力的拥抱。

丁母知道当天准女婿储俊要回来的消息后,每隔三

分钟就会向楼下的停车场张望一次。国庆节那天,丁母在电视上看见储俊开着车精神焕发接受检阅时,急忙翻开电话本,拿出手机,挨个向亲戚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在电视上看见准女婿了。那一刻,丁母终于理解了当初女儿为何苦苦哀求不要告诉储俊自己出车祸的事了。

丁亚琴在医治过程中,一个疗程每天要做一次理疗。理疗的仪器冰冷,为了不让女儿感到仪器的冰凉,每次理疗之前,丁母就将仪器抱在怀中焐热。丁亚琴的左脚刚开始没有一点知觉,只要一停下来,准丈母娘就给女儿的脚按摩,住院那天起到现在,丁母的手已经磨破了女儿脚上的两双袜子。

“妈妈,谢谢您!是您让亚琴恢复得那么快,是您优秀女儿的鼓励支持给了我训练的动力,是您为我们筑起了精神的后盾,谢谢!”储俊再次和准丈母娘紧紧相拥。

第三次拥抱 向未婚妻献个吻

听到储俊那熟悉的声音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响起时,躺在病床上的丁亚琴快速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不知何时,脸上悄悄出现了两朵“红云”。彼此出现在对方视线里的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没有只言片语,只有爱意在空气中流动。

“不哭,宝贝乖。”储俊温柔地将未婚妻搂入怀中,满腔愧疚化作这五个字。丁亚琴温顺地靠在储俊肩上,储俊身上那军人特有的气质让她踏实,说好不流泪的,但欢喜的眼泪还是止不住流了下来。

“宝贝,我请所有的战友作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困难多大,我都会陪着你,陪着你一起慢慢变老,直把你老得哪里也去不了,我依然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我的承诺永远有效。”储俊给了未婚妻一个深情的吻,拉着丁亚琴的手,深情地说出这些日子憋在心里的告白。

通讯员 马正文 牟家金
快报记者 金辰 薛晨 文/摄

